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【将军年谱】



李 大清(1916—2006),今武汉市黄陂区人。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。

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历任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。长征时,历任红33军军部交通队队长、川康指挥部护卫连连长,并进入红军大学学习。

抗战时期,任129师挺进支队营教导员、先遣支队三大队(18团)政委、先遣纵队1团政委、新八旅23团政委。

解放战争时期,任冀南1分区政治部副主任、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、桐柏军区3分区副政委、河南军区警备2旅副政委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任中南军区高射炮一师副政委、第53军219师政委、海南军区榆林港指挥部分政委、广州军区工程兵副政委、济南军区装甲兵顾问。



李 大清将军荣获的勋章和纪念章。



李 大清将军在黄陂老家的留影。



扫码看视频

李 大清： 拼死断后，一连阻敌一个团

■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

1950年春寒料峭的3月,时任中南军区高射炮第一师副政委的李大清,回到阔别19年的家乡黄陂塔耳岗乡(今黄陂区木兰乡)。

2002年,86岁高龄的李大清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在伟大历史时代的变迁中,我为能参加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革命斗争感到幸运和幸福。”4年后,李 大清在山东济南逝世。

2026年8月,长江日报记者在济南见到了李 大清将军的次子李中南。他回忆,自己当兵时曾收到父亲的一封信,信中提及:父亲小时候因家贫辍学替富人家放牛,姐姐很小就当了童养媳,母亲因地主逼债病故,父亲靠做挂面养活家人。“那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,让他对旧社会的不公感到愤怒和不甘,参加红军是他对命运的反抗。”

扮叫花子,独行20多里探敌情

李中南说,父亲15岁参军离家,辗转过很多地方,可一辈子乡音难改,最爱吃的是老家的糍粑。正是童年的苦难,让这个山伢子勇敢地走出了家乡。

1926年,北伐军攻克武昌。北洋军阀吴佩孚兵败路过黄陂时烧杀抢掠,10岁的李 大清痛恨不已。

1927年,黄麻起义失败后,从黄安(今湖北红安)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以黄陂木兰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活动。李 大清的 家,就在木兰山脚下。

“父亲后来回忆,自己家里常有穿便衣的人来开会。每逢这个时候,大人们就叫父亲到外面站岗、放哨。”李中南说,也是从那时起,父亲就常听他们讲革命道理,知道共产党的主张是要解放穷人,穷人要翻身,只有组织起来闹革命。

1929年,黄麻起义留下的革命火种迅速燃烧起来,黄陂北部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,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,建立了农民武装赤卫军、童子团、少先队等。1930年,14岁的李 大清加入了少先队并被选为队长,任务是侦察敌情。

临近春节,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,赤卫军队长命他侦察长轩岭敌军动向。李 大清接下任务后一夜没睡好。

天刚蒙蒙亮,李 大清打扮成叫花子,独自步行20多里,过了敌人3个封锁岗,摸到了长轩岭街上。他把敌人的驻地摸了个遍,又在一个小饭馆里听到几个国民党兵闲谈,探听到敌人从汉口增派了兵力。

其中一个国民党兵看到李 大清在听他们说三道四,起疑心盘问他。李 大清镇定地说:“要饭的。”然后趁机走开。回家路上,李 大清碰到国民党岗哨的盘查,他机敏应付有惊无险。

苏区少先队的革命斗争生活锻炼了李 大清。1931年2月,红军在塔耳岗召开群众大会,会场四周张贴着“打倒土豪劣绅”“欢迎参加红军”的标语,李 大清和几个少先队员报名参加了红军。

李 大清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:“回想我当红军的过程,什么顾虑都没有,这与我少年时期就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是分不开的。”

报名后,李 大清直接被带到了新兵连。两天后,他被送到红军部队,编入红4军。

自此,李 大清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。

死守一昼夜,拼死断后掩护主力渡江

1934年冬,为策应中央红军,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北转移,实施川陕甘作战计划,主力部队陆续到达嘉陵江一带。1935年4月初,时任工人师1团1营1连连长的李 大清接到命令:迅速赶到较场坝,阻击木门向旺苍坝进攻的国民党部队,掩护军委总部机关向西转移。具体作战任务是阻击敌人24小时,也就是死守一天一夜。

工人师成立于1934年初夏,负责维护后



1985年,李 大清与家乡亲人在黄陂木兰山下合影。

方的交通和秩序,支援前线。李中南说,接到任务后,父亲率连队在较场坝构筑工事,严阵以待。第二天,敌人的一个团隔河进攻,遭到工人连的顽强阻击。傍晚完成任务后,连队向旺苍坝转移。在找渡口的途中,李 大清得知国民党军抓了几百名乡亲,关押在附近大坪村的几个大院子里,准备从这些人中查出谁是红军家属、谁是干部,有没有共产党员。

“父亲和连队指导员决定先救乡亲。”李中南说,这次营救比想象中顺利,父亲带着连队赶到大坪村发起突然袭击,敌人几乎没有抵抗就逃跑了。

经过几天行军,他们与后卫部队红33军会合向嘉陵江开进。此时,红33军指示工人连留在最后,负责掩护并狙击敌人。工人连边打边撤,延迟敌人追击。

当连队撤到嘉陵江边时,前面部队刚刚渡江完毕,工人连成了最后过浮桥的一批部队。随后,红军拆除浮桥,敌人望江长叹。

战友生死相依,搀扶相伴过草地

李 大清珍藏着一张20世纪70年代与战友詹洪海的合影。

李中南说,家中六个兄弟姐妹,数他小时候最淘,为此没少被父亲关禁闭。他印象中,父亲威严沉稳,喜怒不形于色。这位叫詹洪海的战友,却见过李 大清的 眼泪。

1936年2月部队整编后,李 大清任川康指挥部护卫连连长。5月,他进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(抗大前身之一)政治科学习,在7班当班长。7月初,部队由炉霍出发再次过草地。

出发前,上级要求大家尽可能多地带粮食、盐、草鞋、衣服,学会烧牛粪。李 大清的 同班同学王海山是打草鞋的能手,一连几天,他废寝忘食给大家打草鞋。

草地一眼望不到边。一不小心,就有陷进一人多深的烂泥浆里的危险。李 大清在回忆录里说:“这样走了几天,大家都瘦下去了,但大家都互相帮助,特别是詹洪海同志,身体结实、性情开朗又最肯帮助人,路上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块,一休息就凑过去让他讲故事,说笑话开心,有他在,有愁也不觉愁。”

不过,李 大清此时的右膝关节炎越发严重了。他只能拄着棍子慢慢走,总比其他 人晚一两个小时到营地。副排长指定詹洪海、王海山照顾他。从此每逢过河,都是他俩背李 大清蹚水,遇到泥潭多的地方,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搀着李 大清走。晚上到了宿营地,詹洪海顾不上休息,就忙着点火、烧热水,帮李 大清脱下草鞋,用热水烫脚,轻轻地把手上的血泡挑开,又把自己的口粮匀给李 大清,自己则用路上采的草根、野菜充饥。

“战友间的这种关心和安慰,让父亲非

常感动,父亲曾经说,他们是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,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。”李中南回忆。

部队快到包座时,李 大清的 关节炎一天比一天加重,与部队越拉越远。李 大清心里很不安,再继续连累别人实在于心不忍。

李 大清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时的情景:“我对照顾我的洪海、海山同志说:‘我革命到底了,不行了,你们先走吧。’他俩没有走,把身上仅有的干粮让给我吃。王海山说:‘你快吃吧,身上就有劲了。’詹洪海接着说:‘班长,我们绝不会丢下你不管,就是抬,也要把你抬出草地。’看着这么好的同志,听着他们发自肺腑的话语,我能说什么呢,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。”

“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特意寻访过这两位战友,这才有了和詹洪海的合影。晚年,父亲一直深深怀念长征路上一路相伴的同志,把他们在草地结下的革命情谊,视为世界上最珍贵、最高尚、最纯洁的友谊。”李中南说。

绑腿拴在一起,翻越党岭山

李中南的小妹李延伟读小学时,有一次在饭桌上跟父亲闲聊起语文课本上讲了红军翻雪山的故事。小妹问父亲:“爸,你当时翻雪山了吗?”这是李中南印象中,父亲为数不多和孩子们打开话匣子的时候。

1936年2月,部队整编,李 大清在川康指挥部护卫连连任连长。3月底,部队开始翻越党岭山,这是横在丹巴、道孚之间的一座常年积雪的大雪山,主峰海拔5400米。

翻越党岭山时,部队先沿着曲折小径往上爬,爬到离山顶还有十来里路的地方,发现山上的雪都结成了冰。护卫连是总部直属连,背有电台,负责联络、通信和警卫。战士们背负的东西重,山陡爬不上去,有的勉强爬上去,又溜了下来,没有办法,大家把绑腿解下来拴在一起,慢慢地一步步爬。

快爬到山顶时,背电台的战士王长义一脚不慎连人带机器滑到山沟里去了,大家正不知怎么办好时,护卫连1排长伏洪兴说:“同志们沉住气,不要慌张,首长说过,我们不能丢一个人、一件东西,我下去找王长义同志。”

伏洪兴下去一看,王长义已经牺牲了,他拿出一条毯子给王长义盖上,就地掩埋,然后把机器背了上来。全连的同志都很悲痛。

中午时分,大家终于爬上了党岭山顶峰,山顶上一片银色世界。下山时,他们往山下滚,好多人滚下山后得了雪盲症,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党岭山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雪山中最大的一座。红军是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,以疲惫的身躯翻越,很多人就牺牲在了党岭山上。

【故事】

将军故乡 有一口“红军井”

在黄陂木兰乡彭家湾,一口水井旁立着一块半人高的石碑,上面写着“饮水思源红军井”。李中南说,父亲李 大清晚年时记忆最深的,就是家乡的这口井,距离曾经的老屋不过20米。

李 大清15岁参加红军离家,1950年3月,时任中南军区高射炮第一师副政委的他,回到故乡。眼前物是人非:儿时和父母住过的老屋已是断壁残垣、杂草丛生,后来连宅基地也没有了。他参军前母亲因地主逼债病故,姐姐很小当了童养媳,家里只剩父亲和妹妹。这次回乡,他从乡亲们口中得知,父亲和两位叔叔均被国民党迫害致死,妹妹李 小清因年纪小无法照顾自己,找了人家嫁出去。好在,他总算找到了妹妹。

“水井里至今都还有水。”李中南说,父亲小时候就是喝这口井的水长大,当年村里的一二十户人家都从这口井里打水喝。“那时村里除了父亲,还有不少人也都报名参加了红军,但很多人牺牲了,再也没能回来。”

在黄陂木兰乡天子冲村,还有一间李 大清红色文化陈列室,是李 大清的 外甥孙(妹妹李 小清的 孙子)李抗美2019年在老家宅基地上建的。他一直敬重、感激舅爹。李中南告诉长江日报记者,父亲李 大清晚年决定回故里,还是李抗美的建议。可惜陈列室建成没多久,李抗美就因病去世了。

李抗美与李 大清的渊源颇深。1960年李 大清调济南军区定居后,1974年,李抗美跟着奶奶坐火车去济南,第一次见到李 大清,此后20年一直有书信往来。1982年李抗美高考落榜,前途迷茫,李 大清给他写了一封信:“抗美,得知你高考落榜的消息,我的确为你难过。但是,人不只有一条路可走,你须牢记:落榜不落志。抬起头,走好自己该走的每一步……中国革命的道路不也是万般曲折么?我们共产党人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,因为我们共产党有着永恒不变的坚定信念。早日振作,早日奋起!”信的落款是“一位用双脚走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”。这封信李抗美完整保存,他说这给了他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希望,“在未来的人生路上,再大的风雨我也毫不畏惧、退缩”。

深受舅爹影响的李抗美,生前除了筹备陈列室,还在红军井旁立碑纪念。碑上的字则由李中南所题。

(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)



李 大清晚年记忆最深的是老家后山不远处一口水井。图为李 大清将军之子李中南与红军井合影。

本版照片均由长江日报记者高文举拍摄(翻拍)

讲文明 树新风
长江日报公益广告

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